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雲溪樵子記

至元十七年，宋國初亡，江南盡為元有。凡宋之軍民官吏，皆入板圖，安籍生業。其忠臣義士，多懷怏怏之心，或潛伏隱遁，或改姓更名，或捐妻子以自髡為僧人，或棄家鄉以投為道士。托之醫，托之卜，以度朝昏；處之漁，處之樵，苟全性命。此等不屈之人遍滿天下，不可概舉。元之執政者不敢拘錄，恐致迫急，但令州縣羈縻而已。金陵有樵者，號雲溪，不知何許人，亦不知其姓名。凡遇有人問其姓名來歷者，則兩手掩面，泣而對曰：「予故宋逋民也。」哀動路人，竟日不食。人以此憐之，固不忍苦問。朝則入山採薪，賣於市；暮則宿於洪濟寺之僧廚，雖隆冬盛暑，不轟者二十餘年，未嘗與人相接。是後人情頗熟，或遇儒人君子，稍相應答。有居人平以道者，其先亦宋之宦族也，樂賢好善，每見雲溪如禮尊執，終始不怠，緣此頗相契合。或邀之飲食，亦不違其意，然終不言其姓名。以道欲試其詩，故自作詩試之，以求其和。雲溪微笑，不書於紙，以手畫地而答之，隨書以手滅之，不令以道抄錄。數年之間，僅得一首，曰：

夢入鵝行拜紫宸，覺來思夢泣孤臣。  
半生家國空餘我，滿目山河已屬人。  
無地可容王蠋死，有薇堪濟伯夷貧。  
伶仃苟活緣何事，要了澆澆一點真。

一日，入蔣山彩薪，時直深冬，遠涉空谷，窮歷荒幽。忽爾風吼空林，雲凝四野。一時青嶂如銀，頃刻乾坤變異，冷結千山，寒生萬壑。輕籬林麓高低，陡失村居；濃積溪橋遠近，都迷鳥道。況雲溪鶉衣沾濕，手足僵結，寒顫抖擻，不能移步。欲歸而不能，欲止而無處。遙望湖邊密林之中似有村舍者，遂勉強以進。至則果人家也，壘石為垣，編葺作戶，茅屋數重，恍如仙境。其戶緊閉，牢不可開。欲排之則無力，欲叩之則恐見嗔。猶疑想算，屹立雪中久之，有勝寒苦，只得叩喚。有人問曰：「誰耶？」雲溪答曰：「予樵也。為風雪所窘，敢乞開門一救。」其人曰：「故知為樵者，然名誰歟？」雲溪歎曰：「吾其當死耶？」遂忍寒而去。主人極出笑而相邀，不及。命二童扶挽而至，則主人深衣幅巾，曳鳩藤之杖，著赤冕之烏，笑而迎謂曰：「老夫與君頗舊，稍以一言相戲，而子之剛介與前無異耶？」

雲溪久視，則不識，頻問，則不答，但大笑而已。遂導雲溪以入。越重門，度峻宇，達後閣，又少東而有小軒三楹。其中錦帳、繡幃、氈簾、氈褥，所設榻幾、屏爐，皆極珍貴。彩絢奪目，金碧交映。於中設幾筵一席，盤H疊爵，肴核不能辨識。一老據首席而坐，見雲溪至，離席傍立。雲溪自疑，如此深山有此人物，是必仙也，皆降禮叩拜。其老人同深衣者，亦皆酬答如儀。其老色妝而嚴，神爽而諒，對人而若無所睹，人言而若無所聞。雲溪畏仰，若自無容。有童子數十，各執供具，森列兩楹。深衣者令人置榻於席末，令雲溪坐於次。辭謝不獲，只得乘命而坐。少間酒行，深衣者侍首席之老如奉尊執，所談雖亦古今興廢，禮樂典章，然非經書子史所載者。未及成醉，而野服者遽然而起，深衣邀留再三，終莫肯止，凌雪冒風，飄然而去。

已而風雪愈大，天色漸暮，深衣者留雲溪與其對榻而寢。雲溪拱而告曰：「貧民過蒙延款，禮遇實優，而又留對寢，垂愛尤甚。但不知尊丈族諱是某，虛叨恩惠也。」深衣者笑曰：「君尚忍死遠名，予何獨易道哉？」雲溪赫然。不敢復問。

良久，深衣者喟然歎曰：「予亦宋人也。早慕功名，志投科目，經執周易，意在顯親揚名，為國之用。因易理玄微，不得深究，數易師儔，終不得其奧。忽聞此山有此仙師，得希夷之旨，求尋則不得見，欲不求則不能捨，遂於此築室，獨居九年。感師方得面授玄奧。師因謂予曰：『易道故宜學，而仕進之志不必興也。此去一紀之後，宋祚告終，江南厄運方始。』予因受師之教，棄妻子，脫塵網，五遷其廬，入此深僻人跡不到者，二十寒暑矣。不謂子今偶來，亦素有緣者也。予之師，即適間飲酒之老。」雲溪曰：「貧民素以術數為誣誕之說，今聞尊旨，端似有憑耶。」深衣者曰：「非也。夫世之奸人狂士，鼓詐惑愚，妄稱圖緯，假設妖符。或謂代漢者當途高，或稱牛繼馬後，而乃號為術數者也。予師所謂宋祚之終者，乃推類較宜，配常探理之道也。大而天地之循環，小則一身之榮悴，皆可推而得也。」雲溪曰：「且如我太祖皇帝，陳橋兵變，日光磨蕩，平除僭亂，尊母遺教。傳及長君，仁武絕古，何乃德昭橫天，廷美不終？而太宗終負慈母之盟，何黑白之相遠也？且如真宗之寬仁，仁宗之柔克，英宗之淳正，至若神宗之始恭終惑，哲宗之治衰亂集，徽欽之北狩，高宗之孱懦，甘仇忍恥，奔縮竊安，屈膝海隅，畏忠樂佞，致使八陵陸沉，神器遷播。又如孝、光、寧、理，不過循依故轍，甘分江南國主，祖宗恢烈茫然矣。度皇而下，事不可為。嗚呼！今日又何日耶？」深衣者曰：「予之初也，亦如子之疑忿，一追思而悲不自勝。後蒙吾師開論，始得釋然。」雲溪驚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深衣者曰：「吾師曰：『夫謂陳橋兵變者，謂非一人之謀，乃眾情之變也。民聽天聽，民順天順也。』此乃當時執筆之官，籍名掩實之紀也，且太祖繼五代之餘，自唐而晉，又漢而至周，篡竊相乘。或驍兵劫治，或悍將邀功，累興累滅，故事相尋，其間不過大同小異而已。設使李處耘無通復之言，匡義趙普懼為滅族之事，其變亦未必然也，及金虜臨汴之時，惑和議而忘戰守，遂忘義而沮勤王，國喪而不難，眾觀而不忿，又似眾情之變，此天道之當然也。殊不知其中如李處耘、趙普之徒，復有幾輩也歟？」雲溪曰：「太祖法堯舜，不與其子而與其弟，仁聖可知也。而德昭橫天，德芳繼沒，終無反辟之期，天道安在？」深衣曰：「周世宗任太祖以股肱，寄太祖以邦家，托太祖以遺孤，而太祖奪而取之，其道又何如也？」雲溪曰：「此故如此。然趙普者受太祖殊常之遇，而反啟奪宗之心，其太宗者，背金匱之盟，違慈母之命，不思太祖割愛之義，惑普邪言，反享九世天位者，何也？」深衣曰：「杜太后之教，乃平素太宗浸潤之言，事必成於奸善。既鑒主少之失，以德昭為幼，以太宗為賢，使法周公，豈不美歟！且陳橋兵變之時，實普同匡義鼓扇諸將，乃成變事，惟太祖一人不知耳。二人之私契，已見於斯也。是後國有長君之言，豈容再誤之說？不待論而可知也。」

雲溪曰：「如此，則太宗是而太祖非歟？」深衣曰：「呵呵！徽欽北府狩，高宗乏嗣，尚不償妝之怨歟？南渡數君，竟歸太祖之裔。」雲溪又曰：「曩者汴京失守，二帝將行，金人以孤軍久處重地，回顧無援，未見有一人一旅忿然而資其事者，使彼援甲雍容，徐出我境，如蹈無人之地。議者以為奸臣佐主，忠義掣肘，以致人心解阻之謂也。至若詔以兩河降虜，而太原終了不伏，而太原與汴京之人，又何黑白也？」深衣曰：「若以人情封疆論之，不為無謂。夫汴京者，奪孤之地，故興廢理同。太原者，乃弔民所得也，故恩義所以相當也。以仁而取金陵，而金陵終為邊防；以欺詐得荊湖，呂文煥以欺詐而叛失，吳越以恩禮奉獻，終安於吳越；此皆天理之當然，氣數之對待，人事之反覆也。」

雲溪曰：「聞公之言，似近釋氏輪迴報應之意也。」深衣笑曰：「且如草木，春榮者則夏枯，秋芳者則冬悴。寒極而暑，暑極而寒，晝而夜，夜而晝，豈非天道之自然？凡氣理之反覆，恩怨相當；善惡之類聚，皆天理好還之道。昭如日星，信如金石，密不容發，萬無一舛之定理也。」雲溪於是手舞足蹈，降榻拜伏，曰：「聞公高論，疑者決而塞者通也。」又論有宋累代之臣，曰某而忠，某而介，某而節，某而義，某而奸，某而佞，某而貪，某而穢，嘈嘈瑣瑣，經夜亡寢。

已而燭盡香消，宿霧斂而殘星落，東方明矣。雲溪叩謝深衣者而歸。奔跳嘯歌，如得至珍，如登仙鏡，終日含笑默坐，人皆不知其所以。